



杜大恺:夕阳无限好 103×183cm, 2013

## 杜大恺的水墨艺术

潘鲁生

杜大恺先生为人好,画得好,很多学生追随他。无私的心地、豁达的性格、对生活的热情、对朋友的胸怀普照大家,交往中总有至情至善的真实和感动。艺术说到底,是人心灵性的显现,无论舒展胸中的逸气,还是反观内照生命的跃动,总离不开本心的尺度和格局。

中国传统水墨有自己的文脉,在精神层面是一种文人理想和情怀的寄托。儒家的忧患意识、道家的超然解脱、世事沉郁积淀的价值观念、生命体验等等,都化为水墨的意象,往往能够唤起有着共同命运和追求的文人群体心灵深处的共鸣。水墨语言和境界里因此维系着一种精神价值体系,作为意象存在,与哲学义理呼应,烛照混沌的生命,但在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的过程中,传统人文主义对人性与内心的追求建构之路很大程度上发生断裂。比如传统儒家认同的凡夫俗子可以变成士,士可以为君子,君子可以成贤圣的修为之路,道家向往鲲鹏变为鹏、鹏怒

而飞、一飞万里、生命到达自由而无限的境界,释家认为人可以从凡夫变为阿罗汉、小菩萨、大菩萨,最后成佛而不断超越自我达到至善的境界,这条以发展自身成全人格为目的精神建构和修为之路,在近现代以来发生了深刻变化。水墨作为艺术形态得以存续,但赖以生成依托的人文世界经历了毁灭与重建,无论是人泥古窠臼,还是肢解传统、迎合观念,最大的问题是失了心神,有其形无其魂。水墨往何处去?因此成为一个文化命题,作为时代的文化镜像,折射灵魂也普映苍生。在这样的背景下,杜大恺传承而出新的水墨创作,呈现了不寻常的意义。

杜大恺坚持中国传统的水墨方式,但突破了传统题材的界限,以写生为基底,题材有传统村落、乡土民居、商贸集市、市井人物,捕捉和打量的是日常生活本身。就像一个行者,一路走来,所遇所观不只是大山大水,有夏日窗前的一抹浓荫,斑驳寥落的电线杆倒影,农家院墙屋檐错落交织的印记。杜大恺注重现实生活的意味,甚至不刻意提取典

型,表现的是平实的生活,寻常的景物、司空见惯的常态,是众生共同经历的生活,似曾相识间贯通的是一种深刻的况味。他用水墨创作观照现实生活,撷取鲜活意象,捕捉单纯之美,诠释其中的生命体验。这绝不是一种风格和技法,而是艺术家看待社会和时代的态度和方式,并用水墨创作努力再现这一不断变动、发展着的现实和内在的意义。生活变迁,当下人们面临新的境遇和问题,新的生活的深刻性和丰富性以及人们所需的精神慰藉与关怀,需要通过艺术语言、意象、境界加以诠释和表达,并达成新的共鸣。我想,中国水墨的破题之处正在于此,是建构内在鲜活灵动的精神而后形诸笔墨,而非仅是抽离了体验与追求之后的抽象观念表达和形式探索。杜大恺的水墨创作,探索了一条体现当代语境、具有当代意义的传承与出新之路。

杜大恺在现实的淬炼中塑造自己的艺术语境,他擅用单纯的水墨语言,将流动的韵律和现实的延宕融合在一起,在至简的笔法和物象中,表现深沉的况

味、自由的空间以及现实的断裂和变化,以笔墨传神来探索深层次的情感表达。费舍曾言“现实从来不是现成的东西,现实是未完成的东西,是打开的东西,不是固定的状态,而是一个过程。在正在消失的现实中,已有新的真实在形成”。杜大恺在水墨意象中诠释了每时每刻都存在于生活和现实意义,并有一种诗意悠游其间。水墨语言的创新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,从传统根基里涌出新的生命力是关键所在。近半个多世纪以来,艺术家们在不同的领域探索不同的表现手法和技法,力求突破创新,往往对水墨自身的认识不足,简单套用西画的观察方法或因循古人的用笔概念,失了心境,难有其神,所谓创新实则无从下手。杜大恺的突破来自他对水墨的认识高度和艺术境界,是一种内在艺术精神的表达。他保留了人文传统中一己之心通达于天地万物的价值之源,又搁置了一切通常的感觉、概念、判断和一眼望去的自然外表,在自己的生命

体验中把一切都还原到直观的真实之中,实现了新现实主义的

水墨创新。杜大恺在水墨艺术上的探索、变法、出新,与他深厚的学养及广泛涉猎工艺美术、装饰艺术、公共艺术、绘画艺术等各个领域密不可分。综合即出新,杜大恺半个多世纪的艺术经历,见证了我国工艺美术的变迁,参与了装饰艺术思潮与实践,推进了艺术教学的大变革,融入了深刻的生活体验创新的绘画语言。可以说,他是一位艺术界多面手,是理论与实践的探索者,是表现生活的当代艺术家。所谓光景常新,温故而知新,杜大恺的水墨创作体现这种传统精神与当下生活、历史实践与传承出新的气象贯通,带给我们深刻的启示。中国水墨往何处去?杜大恺先生做出了生动深刻的回答。

在杜大恺先生作品展济南开幕之际,是以记之。

(作者为著名艺术家,山东省文联主席、山东工艺美术学院院长)

丙申谷雨于历山作坊

## 越是沉重,越要飞翔



新片放眼瞧

本报记者 倪自放

相对来说,《谁的青春不迷茫》,是近年来难得一见的最靠近青春的青春片。

青春是什么?在《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》里,青春是眷村少年游离迷茫的眼神,在《那些年,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》里,青春是擦肩而过的中年式回望,在《同桌的你》里,青春是“我们再也回不去了”,在《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》里,只有长得好看的人才有青春。

在《谁的青春不迷茫》里,青春是成人视野与少年心绪的冲突,这个冲突没有答案,所以有青春的迷茫。

应该说,《谁的青春不迷茫》,有许多套路性的情节,比如,女学霸和坏学生的朦胧情愫,比如粗暴的老师和家长,比如,暗恋着天骄、“俯视着”高翔的学霸黄韬,女学霸天骄考试作弊,坏学生高翔



替他担责,类似的套路,在《那些年,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》里早已出现过。

《谁的青春不迷茫》里,有部分台词被认为浮夸,不说人话。比如,“越是沉重,越要飞翔”。从生活的真实看,这样的“书面用语”在生活中很难出现。但这就是成人视野与少年心绪的不同,在成人的视野里,这样的话不真实,不接地气,但在懵懂的少年心里,用一些貌似严肃的词语表达内心的情绪,是常有的事情。

《谁的青春不迷茫》里,家长

和老师眼中的优秀学生当然是那些成绩好的人,好到可以当省三好学生,沉重的压力让少年的心不堪重负。在少年的世界里,特定时期的青春荷尔蒙冲动,让他们对青春的判断与成年人有所不同,在电影《谁的青春不迷茫》里,“坏孩子”高翔更关注林天骄开不开心,这种对个性的追求,迎合了林天骄被压抑的内心。

“开不开心”和当省三好学生,哪个才是青春的意义?在现实生活中,这个问题没有答案,所以,才有青春的迷茫。



## “极限男人帮”分“三国” 宋小宝锁二乔反被绑

本报讯(记者 邱伟) 本日晚9点整,东方卫视天猫国际《极限挑战2》迎来第二期《真真三国无双》的播出。极限男人帮成员孙红雷、黄渤、黄磊、罗志祥、王迅和张艺兴,将携手岳云鹏、宋小宝、薛之谦组成的“极限三逗”,九人一起“穿越”回了三国时期。

在嘉宾们和男人帮一同完成任务的同时,诸多三国典故和成语故事都被渗透在了各项任务环节中。任务一开始,孙红雷、黄渤和“关羽”宋小宝组成了蜀国;黄磊、王迅以及“周瑜”岳云鹏组成了吴国;而罗志祥、张艺兴和“司马懿”薛之谦则分属于魏国。三

队人马兵分三路,需要通过“深锁二乔”、“桃园结义”、“七步成诗”三关,才能进入下一轮的对决。随后,蜀国来到大小乔的深闺“乔府”,欲娶走两位美女,而吴国三兄弟则赶往桃园结拜。罗志祥、张艺兴和薛之谦的魏国则要前往铜雀台,赢得“三国第一美女”的转身。

刚一进乔府,机智的黄渤就发现了地板有问题,于是和孙红雷怂恿宋小宝先去“以身试险”,小宝还没搞清楚状况就落入圈套。等等到黄渤、孙红雷推门而入时,看到的不是小乔,而是已被“五花大绑”的小宝……